



# 曲霞的“面子”

汪向荣

到了金秋,闪烁着江苏省“味稻小镇”和“汤包名镇”两束光环的故乡,就会迎来两个忙时:稻子收割与汤包上市。前者只关乎胃,后者还涉及面子,因为到曲霞品尝蟹黄汤包,是亲友团聚的尊崇礼遇。这就难怪节假日上午十点左右的光景,不少酒店门外的泊位仍然满满当当,酒店之内的台位还是座无虚席,早饭似乎连着中餐。一声“上汤包啰”的吆喝从后厨飘出,服务员手到嘴到,一边麻利地将蒸熟的汤包抓摆到碟子中,挨个分发;一边念叨着汤包的吃法:“轻轻提,慢慢移;先开窗,后喝汤;不小心,会烫伤。”充满仪式感的叮嘱,既包含生活的经验:吃喝快不得,要保持行为上的得体、优雅,又提醒食客对传承百年的美食须表示敬畏。

与工业化、现代化大潮席卷下的“千镇一面”相比,故乡的面貌大抵维持着四十年前的原样,执着而不卑微。也许生来就是美人坯子,用不着随大流,不知哪位高人从“曲水”和“霞幕圩”两个村名中各择一字,“曲霞”便成了奇妙绝对、天开图画:低处曲水流淌,高处霞覆暮,水天相接处,还有佳丽临波梳妆。街上多是两三层的老式住宅和一些民国时代的低矮商铺,毫不遮掩残垣断壁的沧桑和蔓藤蔓延的荒芜。这是长期被烟火熏染、江河洗濯,岁月难以剥落的真实容颜,它沉淀着一种力量,叫“还在”。早些年,曲霞也曾赶上乡镇工业的新潮风头,伴随着琼瑶电

视剧《在水一方》的风靡,大街小巷处处流淌同名歌曲,同时人们记住了一则插播广告“要买好水带,请到曲霞来”,不过这种让全镇百姓扬眉吐气的“面子”只是昙花一现,人们期待着经得起时间打磨的形象持久定格于心,扬名于外。

天意人会,现今客人对于曲霞的第一印象正是从“面”开始。霞幕圩大桥,是由县城进入镇区的必经要口。桥下并不宽窄的河道,长满了水葫芦,也挤满了厚毡覆盖的货船,它们从沿江和里下河送来了优质小麦,又把各种面粉运转到各大城市。因为挨着河岸就是在老粮站地基上建起的面粉厂,“雪霞面粉”和“包子粉行业领导者”的广告白字,高悬厂房之上,被蓝天一衬托,被路侧的成熟香樟一点缀,就像羽光闪烁的鸽子,把享誉全国的名声不自觉地抬到了天上:超级小麦粉、面条专用粉、油条王粉、馒头专用粉、超级雪花粉……“下里巴人”创造了系列化的“阳春白雪”,连国民网红“巴比”点心选用的原料也是这里的面粉。

过了桥,进了街,隔三岔五闯入眼帘的便是蟹黄汤包店:曲霞大酒店汤包、德泉汤包、李记汤包、建霞汤包、仲记汤包、亮亮汤包、殷记汤包……这些店的招牌并不显眼耀目,或以家族字号或用本地地名命名,好像一种集体宣言:我们手艺相传,不正宗便有辱家族声望;我们制作地道,不本分便有损曲霞人脸面。“殷记汤包”到了我的同

辈邻居殷和明手上,已是第四代,他特地申请了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”的资格;曲霞大酒店的店主朱承祥是我的小学同学,带着儿子,拉了舅子、舅奶奶一起打拼,平日默默无闻,偏偏在中央电视台《消费主张·年夜饭》栏目上露了脸。

“德泉”汤包是全镇恢复祖传手艺较早的,20世纪90年代初就打出男户主的名号。女人早些年在集体办的饭店卖包子,白白净净像朵花。别人喊她“于其”(同音),以为是真名,多年以后才听说其中的故事:夫妻结婚后,就盘算着条件适宜,开蟹黄汤包店,把上辈人的看家本领传下来。可是好长时间女人未曾怀孕,这愿望也渐渐暗淡下去。几年后,女人骤然发福起来,她并不在意地自嘲像个包子,后来去医院一检查,发现真是怀上了而且是男孩。家人自然高看一眼,不再叫女人的原名而改称“遇奇”;遇上奇迹了。男人去世后一直由女人带着儿子,儿媳支撑整个店面,人称“汤包西施”。直到八十大几,“遇奇”意外受了伤,索性彻底退出“江湖”,说是怕自己的老迈伤了后人的面子。

别以为曲霞蟹黄汤包只是小吃早点,它所蕴含的生态哲学和生活美学同样值得细细品赏。在没上蒸笼之前,面坯只有小小的拳头那么大,但攥紧的馅料却浓缩了海、陆、空的全域世界:来自地上的猪皮(冻胶)、空中的鸽子(高汤)、水中的螃蟹(膏脂),三者殊途归一。先在25℃以下

的温度中凝结起来,再在高温蒸汽下融化开来。一冷一热之间就孕育出鲜活的生命,蒸好的汤包透过薄薄的面皮,可见田田黄玉质般颗粒饱满的蟹黄,在三十多套皱褶汇合处溢开来的蟹油,像应时盛开的白瓣蕊蕊秋菊。即便是稍稍的挪动,也会引发汤汁轻轻荡漾,那是一片池塘的荡漾,也是生命之源江湖河海的荡漾……

可再怎么荡漾,曲霞汤包从未突破街区的边界,在镇外几乎看不到一家连锁店。过时不食与越界不食,也许正是地方特产的另一种自信。热气腾腾的汤包,只有在当地饭店与笑意盈盈的人面对面,才能释放唇齿相依、亲如初恋的热情。

真正进入蟹黄汤包旺季时,饭店的忙碌要超过同时节的稻子抢收。仗着邻里熟识的关系,我向一汤包店老板发出预约微信,让他提前留个台位,可半天没收到回复。赶到店里时才发现,这个老板和伙计一样正在后厨忙得抬不起头,赶着和馅、捏包子呢。“不是我不给面子,实在太忙了,顾不上看手机。来者都是客,哪个都怠慢不得。”他说的“怠慢不得”,其实是一份诚信公约。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在微信群里发布的身份证招领启事,一些食客顾嘴不顾“身”,心满意足之后把皮包落下是常事。店里定下规矩:客人的失物,想天法都要归还,否则主客双方都会丢面子。一个镇的面子,本来就是无数个人面子的放大。

# 有质量的日子

朱成玉

作家阿成在一篇小说里说:“坐公共汽车去扫墓是最好的……颠簸的途中会有一个缅怀的过程,这很难得,也十分重要。须知,一年里这样的经历,这样有质量的日子并不多。”他用到了一个词:“质量”。有质量的日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?

记得小时候,每逢祖母的忌日,父亲总会亲自上灶,做几道拿手菜给我们吃,而其中有一道菜是做给祖母的,我们不能动筷。那道菜是地三鲜,父亲很仔细地给土豆和茄子削皮、过油,葱姜蒜一样不少,做好后盛盘端放到祖母的遗像前。我们不免诧异地问父亲:“做那么认真仔细干吗?奶奶又吃不到嘴里去。”父亲说:“虔诚,不只是做样子的。”

父亲让我懂得了,日子需要仪式感,庄严而肃穆,因为我们捧着的每只碗里都供奉着一尊菩萨,在护佑我们。

人在小的时候总梦想着长大后做大事,可是真正长大后,却又开始渴望变小。人生所谓大事,是由一件件小事堆积而成的。

电视剧《人世间的》里有一幕场景让我印象深刻:周父退休后从外地赶回来,已经好几年没见到老伴的周母,得知丈夫不用再下乡,喜笑颜开。睡觉前,她还在兴奋地和老伴聊天:“给你说个好玩的事啊。春燕她妈跟我说呀,她家电视很少开,为啥呢,她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,跟她老头儿一块看。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,要跟你说的呢。”

不知从何时起,人们热衷于玩起了数字爱情游戏,比如“5.20”“1314”……每每到了这些日子,朋友圈里就热闹非凡,各种表白层出不穷,令人眼花缭乱。有时候,

人往往是缺少爱,才刻意制造所谓的爱的狂欢。母亲节的时候,我就劝一些人先打电话问候一下母亲,再发朋友圈。或许发朋友圈的本意是传播一种孝道,但也要先孝顺了才有意义。

有爱的日子,一切由心,一派祥和,其乐融融。不缺少爱的人,每个日子里的一缕饭香,甚至一丝风,一缕阳光,都可以是礼物。一块砖挨着另一块砖,不说话,但彼此依靠,垒成一堵墙,砌出一个房,挡住呼啸的风,圈住幸福的人,守住踏踏实实的日子。偶尔的争执、怨怒都无关大局,就像妻子切的冬瓜,不管是厚是薄,烹调出的都是尘世的好味道。经营日子是一门大学问。有的家庭用几根面条就能撑起热腾腾的日子;有的家庭一堆存款,反而把日子折腾得七颠八倒。有些人把日子过成了锅巴,有些人把日子过成了诗歌。要掌握好火候,要营养搭配,荤中有素,素中有荤,日子才有滋味。

你看,垃圾堆旁的花儿也能开得娇艳;你看,人间烟火升腾出来的雾霭缭绕,总是给人温馨而又无限向往的浪漫深情;你看,你在白天做饭洗衣收拾家务,我看看一条刚刚闭眼的鱼;在夜里你用文字去表达早上切破的手指,我讲述中午那条鱼咽掉最后一口气泡时的挣扎……想想这样的日子,活着的,动荡的,坚定不移向前奔跑着的日子。

“幸福的日子,要点灯来看,要用两只手,抱在胸前。”如今,我们老了,幸福的日子,需要戴着花镜,去仔细去看。

有质量的日子大抵如此吧。我想,它至少应该是不缺爱的日子。

# 巢新谷

吴翼民

乡下插队落户的岁月真是难以忘怀的普乐年华,种田的苦和收获的乐反差极大。

且说种水稻吧,从插秧、耘耥到收割、脱粒,每个环节都艰辛至极——半夜三更,晕头蒙眼一头拱到泥巴里,上有飞虫侵扰,下有蚂蟥袭击,一碗冷饭一撮咸菜加一壶汤罐水就对付了一天的饮食,腰是直勾起来了,一个个宛若弯虾,人晒得像油煎糊饼,身上的皮是蜕了一层又一层,辣椒豁地灼痛……劳作着、煎熬着,终于闻到了稻田的清芬,听到了稻谷灌浆的声息,看到了稻穗垂首和稻海起伏成浪,而后就是收割打场,电动脱粒机一片欢快歌唱,稻谷迸飞热烈的舞蹈,那歌那舞是巢新谷的前奏。

村巷和场坪开始欢呼:“巢新谷啦!巢新谷啦!”巢新谷,不仅意味着一年忙到头,囤里有粮,手里有钱,再实实在在地,巢新谷本就是最美的差事哩。生产队不成文的规矩,谁搬到了巢新谷的差事,那一天谁就可以放开肚皮吃新米饭。这可是个大美差啊,可着劲儿吃到肚皮滚圆,裤带崩断,这可是雪白晶亮的新米饭啊。

我们知青是搬到巢新谷的常客,一个秋季有好几回哩,摇着满载着稻谷的船儿,沿途看天青水蓝、桥弯岸直,与田间劳作的乡亲们打招呼,分享丰收的喜悦,与平时摇船时完全两种心境,迢迢的路程也觉得近了许多,一路摇到镇上,向粮站赶去。

那时我们巢新谷的小镇即是而今名噪大噪的千灯古镇。此镇古朴而繁盛,被我们唤作“娘家”,凡去上海积肥,归来必在“娘家”盘桓休整。老乡们的规矩,每个人的衣兜必须全掏空,在镇上的饭店撮上一顿,然后回到村里。那

么来干灯架谷,撮一顿也是必须的。

大粮仓前已然谷山人海哩。收谷者——验货人、称谷人、会计员各司其职,吆喝声、算盘声交汇一片。自然,交粮的农民更多,获得检验合格者,忙着一箩箩将谷子搬入仓库,仓库敞开着,已经越堆越高,架起了高高的跳板,人走其上,委实不易。没有检验过关的稻谷须耐心等待过关,全仗粮站工作人员高抬贵手啦,但总有挑剔:秕谷草屑泥粒或虫啦、干燥度不达标啦,于是就地加工改进,摊开晒太阳,各割据一方场地,翻着耙着,用仓库提供的除杂吹风机猛吹,总要捱过几个时辰方始被认可。

过关后便是进仓。稻谷进仓需要力度,并且是巧力,——掂着一箩百来斤的稻谷要走上高高的跳板,并且将谷子倾倒入库,得一气呵成。这些巧力知青也是练就了,一点一滴勿输老农。老农力气胜于知青,有一点勿及知青:知青会哼歌子,充作劳动号子之用,一下减轻了强度,偶或有女检验员甩来个笑脸,知青的歌子便愈发动听,干活就显得愈发利索轻松。当然是轻松而非“轻骨头”,因为“轻骨头”的后果就是掉下跳板,闪了腰事小,被陷进进谷堆要出人命呀。

交粮人库一个上午可以完成,然后就是吃饭,这才是主要任务。大摇大摆进饭店去方显气派,预先带好的一袋袋去的新米往柜台上一放,服务员心领神会,明白饭和菜都照此排队啦,米饭之余就是大鱼和大肉、包括酒水。此时我等就挑个临街的席位坐妥,俯看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,闻着厨房飘出的袅袅香味,食欲大为亢进,等不及菜肴上全,上一盘便风卷残云来个汁水不留,顾不上服务员抿嘴偷笑,直吃得饱嗝连连,大半年的辛劳全部得到了释放和补偿。

饭毕就是逛商场,老乡们总想得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吧,尽管钱包里仅叮当几个铜钱,也不能亏了婆娘和孩子嘛,针头线脑啦,糖果蜜饯啦,花光了再说,因为巢新谷光了,分红的日子快了。



湿地「森林」

孙华金 摄

# 风雅人,风雅事

王慧琪

前些日子,八十一岁的冯亦同先生选了一个专做粤菜的小馆子,很正规地请我和另一位老友聚餐。他点的几道菜和点心,不光口味好,造型也别致。印象最深的是做成天鹅状的榴莲酥,装在一精致鸟笼里提上桌来,美到不忍下箸。回想了一下,这些年里冯先生做东请过几次饭,所选的饭馆都挺有特色,且就餐的环境都特别温馨。细心体会,发现这是一个对美有着特殊敏感的人。他讲究一种格调,对很细微的部分也有内心的要求。有一个词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:风雅。是的,冯先生传递给我们的正是这么一种美,一种内心深处自然而然绽放出来的芬芳。

我突然就想到了他曾经为南京的雨花石写过几百首诗的事。那些雨花石精品固然很美,有的浑然天成的图案也确实让人产生不同的联想,但它们终究只是石头,而冯先生却能通过一双慧眼,观察、体悟,进而锻打出巧夺天工又饶富寓意的诗句,让冷冰冰的石头成为鲜活灵动的生命。这样的事一般人做不来,当然也不至于有大多数人乐意去做。这其实是一种爱(近乎痴迷的爱),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,和对世间万物所持的清新脱俗而又澄澈宁静的一份心境。说到底,这便是一种风雅,一种透着高贵典雅之气的风雅。

这几年,南京的中学生之间有一本书很火,老师和同学都在读,书名叫作《南京诗歌地图》。作为六朝古都、十代首府的金陵,素有“诗国”盛誉;历代骚

人墨客吟咏金陵的名篇佳作难以计数。怎样择其精要,为广大青少年读者编选出一部既体现经典性、代表性又突出多样性和创新性特点的诗词选本,这是一个沙里淘金、可称作千难万难的硬活。正是底蕴深厚的冯先生把这活给接了。那一年他去新西兰看望在那儿就读的外孙女,背着几大包的行囊,里面装的全是为编著这部书而收集的各种资料。经过长达半年反反复复的比较和筛选,他最后选定了上自六朝下迄民国(1949年截止)80余位作者的近百篇作品,然后由他以严谨而充满诗意的文字,写出每一篇的作者简介、词语注释和品读赏析。这本书在2019年3月由南京出版社推出首版后,已加印过多次,受到国内诗词爱好者和青少年朋友的广泛欢迎,被认为是在“诗”与“史”的关联上既具有独创性又具有实用性的一个诗歌选本,让人十分真切地获得了“不朽的名篇就在眼前,千秋英杰同你对话”的美感与乐趣。

冯先生在这部书的后记里谦逊而又明了地谈了他编著的宗旨:“南京历代经典诗词无比丰富又博大精深,我们的‘诗歌地图’仅仅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有限的‘索引’,旨在推广经典诗词的阅读与欣赏,配合校园诗歌和语文学习,关乎民众素质与人文修养的提升。”从他的这段话里我依旧想到了上面提及的那个词:这是一个年逾八旬的风雅之人干了一件可以流传后世的风雅之事。

# 诗歌里的风声

孙红卫

中国人尤其欣赏声音之美。宋人以为清雅者,有“松声、涧声、山禽声、夜虫声、鹤声、琴声、棋子落声、雨滴阶声、雪洒窗声、煎茶声”。这里面,更有四时之变化、情境之不同。清人有言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。白昼听棋声,月下听箫声,山中听松风声,水际听欸乃声,方不虚此生耳。”一年四季、白天黑夜、山间水泽,都给人安排得妥妥当当,娱乐耳目、怡情养神。

听鸟、听风、听乐器一类的雅事,东西皆有,而听虫则似乎是中国人专属的快乐——国人对于蛩蛩、蝈蝈的热爱,不必赘言,南京七桥瓮湿地公园附近的花鸟市场,里面有专门卖鸣虫的铺子。听虫的嗜癖后来日本人学了去,小泉八云谈日本文化,就觉得这个爱好尤其独特,认为这是西人不能欣赏的东西。

不过,风雅之声中,鸟声、虫声、棋声等,因四时变化、居住环境而难得。“欸乃”声则需要有人来摇橹,更不易听到了。只有风声来得最为容易。

所谓风,只是一笼而统之的叫法,细分来又有很多种,按温度有春风料峭,如东坡词“料峭春风吹酒醒”,又有夏之风风煦煦,冬之寒风凛冽。按声响,则有谷风习习,飒飒风发,北风猎猎。还有东风之“飒飒”,如李商隐诗:“飒飒东风细雨来,芙蓉塘外有轻雷。”西风之“萧萧”,如王冕诗:“茅去屋底底,风声尚萧萧。”从前往后,风力在增加,声响也在逐渐变大。

不难看出(听出),飒飒、萧萧、习习乃是专门摹状风声的词:除了指示风的季节

性表征,也可暗示风吹叶片的大小之别,如:“萧萧落叶风声细,飒飒花雨点声稀”(陆游《盆池》);“古松百尺始生叶,飒飒风天上来”(张祜《题胜上人山房》)。风声作响,让人如闻其声、如临其境:吟一句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,胸中可以迅速燃起一团火,恁人也可以一下子进入英雄的角色中去。

这是直接写风的,属于摹写听觉体验的摹声格。不过,“杨柳依依、雨雪霏霏、那雪下得正紧”等,实际上也是写风的一种,乃是描状间接的效果。或不单写风声,风声却声声入耳,如蒋捷词《声声慢·秋声》有:“黄花深巷,红叶低窗,凄凉一片秋声。豆雨声,中间夹带风声。疏疏二十五点,雨润门、不锁更声。故人远,问谁摇玉佩,檐底铃声。”

彩角声吹月堕,渐连营马动,四起笳声。闪烁灯,灯前尚有砧声。知他诉愁到晓,碎吹哦,多少蛩声。诉未了,把一半、分与雁声。”

这里面满耳都是天籁,诸多声响编排在一起,此起彼伏,十面埋伏,虫声、雨声、铃声等等,不是丝竹,却胜丝竹,好似一场交响乐会。诸多声响,端赖秋风相送,“凄凉一片秋声”,却让人觉得无比热闹。

风声看不见,摸不着,拦不住,捉不了,如何写得可感乃至可触,生动传神地捕捉在文字里,当然需要动一番心思。伟大的诗人总是可以发现诗意,将看似最枯燥沉闷的生活之实,以精细的观察和绵密的想象挤压成诗的钻石。这是诗人的不朽之处。

